

陈晋 著

毛泽东 的诗人风采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

红旗出版社

陈
东
的诗人风采

陈
东
著

红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的诗人风采 / 陈晋著.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051-2874-3

I. ①毛… II. ①陈… III. ①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①A8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045号

书 名 毛泽东的诗人风采
著 者 陈晋



出品人 高海浩 选题策划 万方正
总监制 徐永新 责任编辑 万方正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64038529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64024637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2874-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序 言 |

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魅力^{*}

龚育之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当然主要是读毛泽东的政治理论著作，读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的传记。但是，在读这样的政治理论读物之余，人们还很爱读毛泽东的诗。

他的诗，有他独特的魅力。

毛泽东当然很看重自己的政治和理论著作，这从他一再精心地修改他的文稿，从他要待到已经得到实践检验之后才认真地考虑编辑他的选集，从他精心为他的选集写题注和注释，可以看得出来。

同时，毛泽东也很看重自己的诗，这从他叫人仔细保存他的诗稿，从他反复地推敲自己的诗稿，认真地征求和听取行家的修改意见，有选择地、慎重地发表自己的诗词，可以看得出来。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不愿意别人过分称赞他的诗。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草稿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在

^{*} 本文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先生2003年12月9日在文献艺术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首映座谈会上的发言节选。文题为编者所加。



审阅这个草稿的时候，在复信中说：“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

作为诗人，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也说过一些自谦的话、自知的话。如说哪几首“诗味无多”之类。但无疑，有一些诗词，有一些诗句，是毛泽东自己很喜欢、很欣赏、很得意的。

这样的诗，不但毛泽东自己喜欢，也为读者所喜欢。不但为毛泽东同代的人所喜欢，也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喜欢。同代的人，可以从这些诗里读到他们那一代人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共同经历、共同情感的诗意的表达；后面的一代又一代读者，则可以从这些诗里读到前辈人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业绩的诗意的概括。

听到胡乔木同志说过：毛泽东的诗词可能比他的政治理论著作传得更广、更远、更久。

初一听，觉得这样说是不是贬低了毛泽东的政治理论著作的价值呢？仔细一想，这个说法也有它的道理，而且说出了客观的事实。

我自己，不就是先接触到毛泽东的诗，后来才接触到毛泽东的政治理论著作的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给柳亚子先生写了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这首诗被吴祖光先生在重庆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进而迅速传遍全国。我那时在湖南上中学，也读到毛泽东这首诗，并且把它抄录在我们办的学校壁报上。而读到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是后来几年的事情，而且是在秘密状态之下，在少数同学之间。

固然，那时国人注意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政治身份有关，但是，不能不承认，那首诗有他独特的魅力。

毛泽东是以革命为职业的革命家，不是以写诗为职业的职业诗人。他所写的诗，数量不多，同职业诗人不可比。但是，作为亲历革命、领导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古诗词又有那么深的素养，偶尔写诗，那诗里所透出的革命豪情和气概，又是职业诗人甚至是革命的职业诗人所不可比的。

毛泽东生前出版自己的诗，取精选的方针。毛泽东逝世10周年时，出版《毛泽东诗词选》，还是取精选的方针。毛泽东百年诞辰时，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也还不是取全编全录的方针，但是比精选要收录的多一些。以我猜测，毛泽东对发表自己的诗作，要求非常严格，不会赞成搜罗他的全部诗作，包括他还待推敲的甚至已经弃置的粗糙的诗稿，出他的诗的全编。大约40年前，我听许立群同志说，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赞成出他的全集，并且曾引用郑板桥《诗刻后续》里的话，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我当时去查过《郑板桥集》。郑在编订自己的《诗抄》时在《诗刻后续》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毛泽东写诗，当然不会写无聊应酬，但他也会有未经雕琢、不准备示人的粗糙之作。

从欣赏诗的艺术、诗的魅力来说，好诗并不在多。多了不一定好。历史上，好些流传久远的诗，不是每个诗人都有，有这样的诗的诗人，一人也不过几首，十几首，充其量几十首。

毛泽东真正流传久远的诗，大概也不会太多。就算只有几首，作为诗人，这就够了，这就了不起了。

| 自序 |

有个性，才有空间

本书是大型电视文献艺术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的解说词。

《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这部片子播出后，引起许多观众的热情反响，在意料之外。片中的一些解说词被人编发成手机信息流传，有个省还选取片中的解说词作为2004年的高考作文题，网上还出现了专门评论这部片子的系列文章。当初写这个本子的时候，尽管心里涌动着一些激情，但一搁下笔，我常常问自己：这是一部电视片的本子吗？这能够成为一部电视片的本子吗？不光自己有这样的疑惑，一些电视界的资深人士，特别是做电视纪录片的一些编导朋友，也有如此疑问。有个我们热切希望与其合作此事的朋友，看了本子后说，瞎煽情，这样的本子没法拍。朋友的这种感觉，该是意料之中。

但是，这的确不是我先入为主的追求。从1993年以来参与并担任总撰稿的电视作品，诸如《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等等，无一不是以讲故事为主，并且反反复复地强调细节。这种叙事风格的追求，同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



的一些政论性电视片划出了一条比较明显的界限，因此，我们对上述片子无一例外地冠之以“电视文献纪录片”的帽子。我想，这种转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因为观众越来越喜欢叙述平实的作品，越来越喜欢娓娓道来的细节描述。文化的张扬，激情的倾泄，理性的反思，似乎渐渐远去了。人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更加务实的时代，与此相应的电视风格才可能有出路，有空间。我踏进电视领域，迎面碰上的就是这样的氛围。从心里说，我喜欢这样的创作氛围。

不承想，《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却是这种氛围中的一个异数，甚至是对这种氛围的一种背叛。

为什么会选择走这一步呢？大概有好几种因素促动。

在既定的氛围中搞了10年，渐渐成为了一种模式，诸如在还原历史的追求中，无非是想细节，想细节；借助当事人或专家，采访，再采访；用过程性镜头到现场旧址去精雕细刻地展示，再展示；对历史档案和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资料镜头，挖掘，再挖掘。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新鲜，但时间长了，就像电影《手机》中的一句台词，出现了“审美疲劳”。

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本片题材和内容的限阈。毛泽东的诗人角色，以及这种角色中所沉淀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的特征和风采，不太适宜于培植完整的和娓娓道来的纪录片叙述风格。因为他的心理状态，他的诗情和想象，他的瞬间的艺术感觉，他的遣词和造句，常常不像某件事情那样可以给创作者提供还原的空间。而这些又恰恰构成了这部片子应该反映的主体内容。其实，在脚本初稿中，也曾设计了一些采访内容，主要是讲述某首诗词的创作过程，或者一些不大适合于用镜头表现的诗词意境。甚至还想过，请某位文化大家来做串场过渡的主持人，以增强轻松随意的气氛。但这些设想后来都放弃了，原因是担心这些形式与片子的内容不协调，弄巧成拙，阻隔片子的节奏气脉。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片子的定位。在确定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样的内容，不可能争取到各个层面的观众。本质上它不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尽管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面。本子出来后，这种感觉就更明确了，也成为摄制组的共识，即能够抓住有一定历史经历和相应的文化背景的观众就行了。让他们认可，导引他们去体会毛泽东这个人，足矣，不要企图“万人空巷”的收视率。在电视人都挖空心思，想尽招数吸引观众眼球的今天，企图让所有的观众同时来喜欢你的作品，是非常不现实的。在远离“文化团体操”的欣赏时代，每部作品都是单个面对观众。客观具体的观众定位，反倒能够有明确的目标，把选定的题材内容做深做透，加把劲的话，做到极致也未可知。达到那个程度，便不是一部可有可无的片子，或许有一种更深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凡此种种，创作中便有了一种无所顾忌的心情，即不管画面表现的难度，先把自己对诗人毛泽东的感受尽兴地写出来，在词句上，在议论上，也放开手脚，天马行空。当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是要尽量多地选择一些机巧的故事，发挥一些蒙太奇式的联想，努力让叙述和议论贯串得自然一些。这样一来，不经意间，它便成为当下电视片中的一个异数。说是异数，并不意味着它从来没有过，而是说，在隔了多少年，人们很少看到这样风格的片子了，在十年来无数文献片反反复复在屏幕上展示已成固定套路的情况下，突然冒出这样的片子，仿佛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久违，就是新鲜；新鲜，便成了异数；异数，便有了个性；有了个性，便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空间——欣赏的空间，观众的空间。

道理就这么简单！做电视，本来就没有什么定式。

当然，道理简单是简单，但对编导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样的本子转换成画面，是要下苦功夫的。它同文献纪录片



有一个显著区别，不是前期只提供一个拍摄和采访的提纲，而是先把成熟的语言摆在了那里，解说词不是在编辑画面逐步完成，而是要求编导尽量根据既成的语言，去组织画面，去实现意境。为此，我对编导们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这当中，起关键作用的有两位朋友。一位是艺术总监兼总执行制片人俞黑子。他本是一位作家，拿到本子，他多有鼓励，并要求他的手下们反复体会本子，不断地给编导们施加“压力”。再一位是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他有音乐和文学素养，看了本子后，觉得很有感觉，并慨然出任了总编导。

以上就是写作《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解说词时的考虑。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同志，是他们具体组织摄制班子，把撰稿的想法转化成了一部很好的电视作品。

陈晋

目 录 / contents

序 言	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魅力	III
自 序	有个性，才有空间	VII
第一章	宏程心路	001
第二章	青春意气	013
第三章	爱情之歌	027
第四章	谁主沉浮	041
第五章	用兵纪实	055
第六章	天落狂飙	067
第七章	战地黄花	081
第八章	悲壮跨越	093
第九章	青山作证	107
第十章	天骄情怀	121



第十一章	边关流韵	133
第十二章	人间正道	145
第十三章	历史与海	157
第十四章	击水新唱	171
第十五章	吴越闲咏	183
第十六章	故园寄思	195
第十七章	游仙华章	209
第十八章	新人气象	221
第十九章	冰雪傲梅	235
第二十章	精神长河	249
	出版后记	265



第一章 宏程心路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
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須晴日看
原馳蠭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
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
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
輸之東；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沁園春)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
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
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
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80岁了。

这年夏天，他用已经有些枯涩的情思，写了平生最后一首诗。

这年冬天，他还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

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以老病之躯，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他或许是要为自己的心灵世界，留住一片珍贵的情感空间，留住几多动人的历史回声。

他或许是在用诗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生的行程，重温那遥远起伏、百折千回的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漫长，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短促，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险峻，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雄壮，依然是心路。



数量并不太多的七十来首诗词，正是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心灵花朵。

诗人毛泽东，该汇聚多少感情？

毛泽东的诗，该传递多少消息？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

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

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

这里有临海而迎潮搏浪的激情，有登山而倚天抽剑的呼喊。

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

这里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

这里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

这里有坐地巡天的浪漫华章，更有闲庭信步的击水新唱。

心路上的风景，是这般灿烂。

细细检视笔下天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色、革命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在晚年毛泽东的心底，该唤起怎样的波澜？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自信的。

四十多岁的时候，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说了这样一句——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平常的孩子并没有两样。

不过，忽然有一天，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抱着他第一次走出家门口时，越过坪坝下面的一方池塘，他看到的却是一脉诗乐之山——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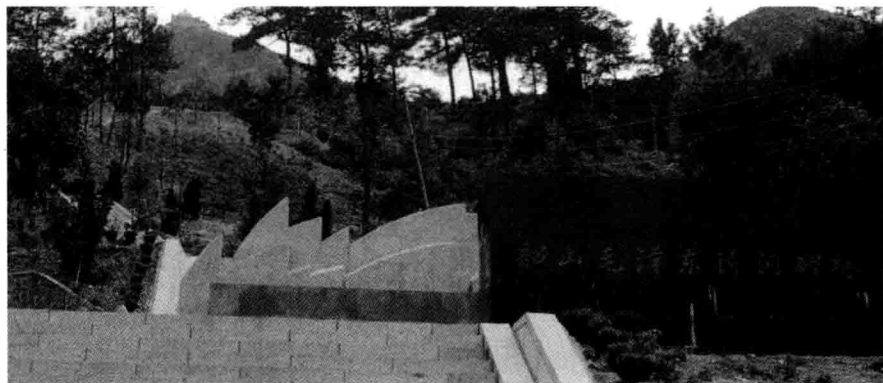
据说，远古时代，勤政爱民的虞舜，从北方一路南下巡游，途经现在湖南湘潭和湘乡交界的山峰时，在这里建起了一座行宫。人们在行宫里载歌载舞，还演奏了当时的流行乐曲——“韶乐”。

不久，虞舜南去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则留在了这里——韶山、韶峰。

钟灵毓秀的韶山，终究没有留住虞舜的脚步和动人的音乐。郁郁葱葱的韶峰，和缭绕的白云寂寞相伴了无数个春秋。

1993年，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荫掩映的韶峰半腰，却长了一片占地二十五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诗人毛泽东的作品。

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



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